

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学习总结

2016-03-16 14:14:38

前言 北纬1度的太平洋上漂浮的热带孤岛，华人占据超过70%人口总量的多族群社会，联结东南亚转口贸易的亚太地区最大港口，这是彼时还未曾出过国的我对新加坡的最初印象。狭小的地域，复杂的人口和经济的鹏发让我对新加坡产生了这样的情感认知，那就是对实用主义的追求，和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然而，选择加入这个项目却并非这是这一原始认知的驱使，而更像是一种希腊神话中勒托女神造就的“偶然性”的牵连。在我大二时期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我对关于东南亚地区“国家回应性能力”的测量指标问题产生了疑惑，在我发了很多封邮件寻求相关研究者帮助的过程中，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Douglas老师给了我富于创见的解答和值得操作的建议。在我们彼此邮件往来讨论研究议题的过程中，他为我介绍了他所身处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并鼓励我可以将来到这里继续我的研究。因此，我最终提交了校际项目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春季项目申请，并幸运地成为了这批交流学生中的一员。初识国大：细节之处的情味 至今记得刚到国大那天，是凌晨5点半。也许是听到了我和友人的中文对话，机场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主动上前跟我们打招呼，告诉我们他来新加坡工作有5年了，是福建人。这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让我们迅速消弭了初到异地的生涩和紧张，出租车内放着的是陈慧娴的《月半小夜曲》，他和我们的对话也是用中文，从车窗内向外看到的景致也并没有和中国有很强烈的地域之别。到达国大宿舍区时是快要7点的清晨，本以为大概需要等待到工作时间才能够入住，然而国大的行政人员和行政效率却给我们一行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中国不同，国大的行政人员其实有很多退休的老人，甚至是保卫科负责安全事务的行政人员，他们亲热健谈，精神矍铄。在短短20分钟内就为我们办好了入住手续，然后在带我们到宿舍的路上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宿舍的不同功能区和一旦遇到紧急事件可以迅速寻求帮助的方法。在之后的日子里，这种高效却有人情味的行政力量再次让我深受触动。国大的食堂分为canteen和food court两种类型，然而其中的行政人员依然是老年人，甚至是聋哑人。比如，在购买饮料的时候，常常需要在纸上写下要买的东西名称，而等待饮料制作的每个人并不会仓促匆忙，在拿到饮料后都会努力做出“Thank you”的口型，这种细节之处的人情味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我深受感动。我曾经与宿舍楼下饮品部的姑娘聊天，表达了我对这种中国和新加坡校园中行政人员差异的看法，她告诉我这是新加坡政府为了帮助聋哑人等弱势群体就业的一种做法，并且质疑了我长久以来的观念——为什么老年人就必须退休而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工作呢？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植根于新加坡人内心深处的实用主义价值，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都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岗位上为建设一个“更好的新加坡”做出贡献。新加坡国立大学建在肯特岗上，所以，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每天需要从坡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来来回回，兜兜转转。我所能依靠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指示牌，常常是从我下校车到达我所上课的社会科学学院后，需要走10多分钟才能走到我要去的教室。大概是看到我每天这样跑来跑去太辛苦，有一次一个与我上同一门课的新加坡姑娘带我走了一条她的“秘密通道”。校园浸入在热带雨林的风景之中，无论走哪条道路都能看到与众不同的神秘景致和属于自己的小小情怀。而当自然的风景与淳朴的人情交融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独属于自己一人的欢愉，而是一种分享和弥散的快乐。这种细节之处的情味还体现在国大的课堂上。国大的课堂与中国大学的课堂很不同，分为lecture, tutorial, lab三种类型，虽然作为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只会接触到前面两种授课模式，我也依然从中感受到了教学安排的充实和课堂参与的丰富。国大的课堂并没有像中国很多的课堂那样严肃，教授们热情风趣，开朗健谈。我曾经上过一门讲授日本武士道的课程，开课的那位50多岁的美国教授就曾经在课堂上为我们即兴表演了他所理解的武士道，甚至曾经脱鞋席地而坐为我们展示日本禅道和武士道文化的差异。而课下的网上讨论区也展示出不同于中国大学课程讨论区的风貌。讨论区帖子的“学术感”并没有那么强烈，讨论真的就像大家平时的聊天那样，甚至会有人在讨论在结尾为大家推荐一种自己最近迷上的电影或者美食。而tutorial的讨论则让我感受到新加坡学生不同于中国学生的另一特点，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同于中国学生特有的矜持，在老师问到“Any questions?”的时候，总有很多新加坡学生表达自己的困惑，我们固有的矜持来源于两种心理的合流，一种是担心自己问出的问题“不值得问”，另一种是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可以问的问题，归根究底是对天性和思想的约束。而在新加坡同学身上，我更多看到了一种自然的天性，一种率性的果敢。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沉浸在自己的讨论之中，看我话不多的时候会主动问我“What do you think? ”，在汇总观点的时候也有一种像写文章一样的“明确指出出处”的意识，即便是最后汇报大家讨论结果的同学也会把谁为小组分别贡献了某个观点表达出来。可以说，我在国大同学的身上感受到了尊重和善意。在吃饭或是自习的时候，即便我身边有3个空座位，也会有同学亲切地问我“Can I sit here?”在我问路的时候，即便是他们也不清楚，也会愿意掏出手机帮我查甚至是查到后带我走到目的地。与我同楼层的一位新加坡姑娘经常从家里带吃的给我，还邀请我参加了她的生日party。一位从小移民到新加坡的日裔姑娘在她去柬埔寨实习的时候，还特意给我寄来了明信片。这些都是我在交流期间所收获和珍视的温暖。另一处与中国校园文化差异之处是，甚至有些违背我对新加坡固有印象的是，国大校园中很少见到像中国校园中随处可见的讨论国家崛起等严肃议题的学术讲座，这和我对新加坡“危机意识强”的最初印象大为不同。国大校园中更多是更为轻松的学生活动，比如“food trip”、“美食沙龙”、“电影讨论”，甚至是穆斯林同学办的斋戒体验周等活动。我对每一个活动都曾经参与体验，就好像热带植物一样拥有着旺盛生命力和热情的新加坡同学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凌晨3点还充斥着火热讨论的咖啡厅，一天之内奔走在南洋理工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等各个大学的国大学子。活动中的他们也热切调节气氛，适时抛出笑话，不断想出有趣的活动让大家充分参与。当然，丰富的娱乐活动也并没有构成国大学子们生活的全部。在国大，几乎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面临竞争，甚至是对宿舍的竞争。不同于我们这些国际交换生，国大学生们在选择宿舍时都需要参加面试，并阐述自己可以为所处的宿舍区共同体做出何种贡献。在国大的星巴克里，几乎很少看到浓情蜜意的小情侣或者闺蜜自拍，更多的是满桌的图纸和盘腿坐着眉飞色舞的同学。我曾经听住在我对面的女生讲起她成功入住学校宿舍甚至当上楼层长的故事，她成功在一学期之内兑现了当初举办5次校内联谊活动以及1次外出郊游活动的承诺。并且，事无巨细，曾经有一次她晚上走过走廊听到我的咳嗽声，猜想我大概是感冒了，然后就在我门上贴了一张祝我早日康复的便签，还给我送来了她自己制作的小点心。这种对他人的关心，或者说个人所具有的共同体谅让我这个“异乡人”总能在新加坡或是燥热难耐或是大雨倾盆的极端时节中感受到温润的情味。国大风云：为了一个更好的新加坡 在交流期间，经历过几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如何在新加坡渡过春节和recess week这长达8天的假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过年，身边与我一同来交流的同学也大多早早订好票回家或是出行，我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克服孤独感，并且过得充实。因为假期中食堂会关闭，我就提前购置了需要的食品和书籍。以前不会做饭的我，在这种不得不自己动手的前提下，甚至学会了烤松饼，还和宿舍同层的同学们一起包饺子。我们这些留在学校的女生们开展了“国际美食交流艺术节”，我成功教会了同层的其他女生包饺子，也向他们学到了各自国家的美食要义，比如法国姑娘自己调侃法国大餐就是把少量的食物放在巨大的盘子上，比如菲律宾姑娘传授的如何让菜色彩浓丽口味丰富的秘诀。在我看来，成长也许并不总是残酷，独立也并不总是付出代价，分享和交流所带来了充实和快乐足以将所有的孤独和不适消弭。结果是令我愉快的，我成功完成了给自己制定的两天一本书，然后去一个地方玩的计划。旅途中，我也看到了另一番风貌的新加坡。新加坡的中国城叫做“牛车水”，这里过春节的气氛在我看来比很多中国城市都要浓郁。各个食阁里的阿姨们会亲切地同食客们说一句满满广式腔调的“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点好鸡饭后老板还通常会贴心地多加一些酱料和鸡肉。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关怀，让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春假体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只需要把心里的感受努力向周围人传达，那么天涯海角，都是兄弟姐妹。另一件大事，也许更在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逝世。令我震惊的，是新加坡人在悲痛之后的冷静与从容。他们明白，李光耀资政希望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新加坡。学校方面第二天就给全校师生发来李光耀资政吊唁纪念活动的邮件，我曾经连夜赶到国会大厦以表哀思。赶到时，发现排队的人群已经到达国会大厦的几公里开外，然而，没有想象中的哀恸之哭，大家神情肃穆，表情虔诚。我曾经同我旁边排队的几个新加坡人聊起了新加坡的未来，我问他们觉得未来的新加坡会变成什么样子。记得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李光耀是伟大的，是他带来了新加坡的今天，即使他离开，新加坡也依旧会变成更好的新加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加坡，这就是所有新加坡人的愿望。我所在的队伍整整排了11个小时，在这11个小时中，我也意外地从身边的新加坡人口中看到了一个与想象中不同的新加坡。也许是因为学习政治学的缘故，我对新加坡政治很感兴趣，但是我出于礼貌和尊重，我对此讳莫如深，不敢有所涉及。大概是因为谈话过程中他们注意到了我有意识的回避，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主动谈起了对新加坡政治的看法。一个人说：“虽然很多人说新加坡是李家王朝，是威权国家，可是我所看到的是我能在这个国家里体面地生活，我有稳定的工作，我有政府提供给我的廉租屋，我们的国家非常安全。”另一个人大概是对新加坡政治有更多了解，他谈到了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这一制度并不是形同虚设毫无成效的，并且在他看来，无论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是否会有所削弱，新加坡政府依旧会廉洁高效，

更好地服务选民。这种坦诚让我震惊，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的“批判”并非毫无察觉，他们也并没有盲目的崇拜权威，他们所笃信的唯一信条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新加坡，而这一点恰恰是故去的领导人为他们留下的遗产。在李光耀资政的遗体告别仪式那天，他的孙子李鸿毅致悼文，其中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民敬佩爷爷卓越的思想，他领导和团结大家的能力，和敬佩他的成就，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我而言，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选择要当这样的人。”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被很多人以为闭塞的岛屿国家其实有着极大的包容，他们在包容选择的可能性，他们都在为建设一个更好的新加坡殚精竭虑。国大带给我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国大颇具特色的期末考试。大约几百个学生坐在体育场临时搭建的大教室里，考着不同的考试。因为课程负担比国内的课要重很多，有时候我需要找更多的资料来加深理解，记得有一次在完成一门课的研究中，我需要得到一篇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文献，然而这一篇文献是禁止下载的。那时，我选择了请求新国大图书馆方面的帮助，这种馆际借阅本来是只提供给国大学生而非交换生的服务，然而他们依然帮助我最终获取了文献，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告诉我馆际借阅的进度，并为我提供其他一些可能的选择，这种学业上的帮助也协助我最终拿到了期末论文A的成绩。由于在课堂记笔记的过程中有时会跟不上老师的进度，因此我时常需要向老师邮件请教一些问题，甚至有一天和同一个老师发了8封邮件。然而，每一次我都能及时获得回复，或是当面约谈的邀请。特别是在对我研究论文的修改中，老师每次都会把我的论文打印下来，仔细批注，从语言的润色，到逻辑的不足。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贯穿了我整个学期的学习生活，我也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我目前最为满意的区域政治研究论文之一，并成功获得了第10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国际会议（ICASS）的参会邀请。临别之际，我特意与老师告别。当老师问起我将来打算做什么时，我回答他：“我想要继续做学术研究，出国留学”。他鼓励了我的想法，但出乎意料的，他并没有给予我一定要好好坚持或是做出一番成果的训诫。他说：“**Sometimes we need to step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but you should always remember: be yourself and enjoy it!**”这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对我自己再一次重新审视，我已经到了选择的时刻，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后记 回想起来，离开国大已经6个月。回国后，我却依然会时常收到在那里认识的朋友寄给我的明信片，或是社交平台上的留言寄语。以及老师对我学习近况的问候，和对我申请进程的关心。此时的我已经幸运地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那位老师的推荐信，和研究生期间的奖学金资助许诺。我非常感激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交流学习经历，我喜欢这样的校园文化和这样的新加坡，我也期待未来在那里继续创造的无限可能。